

生活滋味

盛开的欢喜

刘小红

清晨起床，走到阳台，当第一朵花苞颤巍巍绽放在眼前的时候，我有些恍惚，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还在梦里，满心都是抑制不住的欢喜。

去年在沈院观赏牡丹，曾经和郭先生闲聊：“要是能从家乡移栽一盆牡丹就好了，让我们在千里之外海岛的家里，也能年年看见牡丹盛开。”

当时不过随口一说，没想到今年一次偶遇，竟让这个愿望真真切切实现了。为了确保带回家能看到花开，我们和商家认真沟通，最后选了一盆6年老根带有花苞的牡丹，带着一路欢喜与期待，把它带回了舟山新城的家。

曾经无数次，在三四月份，我深深想念过家乡的牡丹，却从来没有想过，要把它真正带到身边来。更不曾奢望，在这不同于家乡地理风貌的沿海地区还能盛放。

我俯下身，小心翼翼地端详每一片舒展的花瓣和鲜嫩的花蕊，不敢动手抚摸，生怕我的体温，会伤害到它娇嫩的花瓣和枝叶。它就那样颤悠悠、水灵灵地望着我，没有半点的害羞和躲避。

刚收到牡丹时，或许是路途遥远的劳累，或许是离开故土的不安，它似乎有些倦怠，有些无精打采。打开包装时，还有一枝被折断的花苞，这让我们万分心疼和惋惜，也更多了一份担心：担心它是否能适应异乡的不同，担心自己没有养好它的能力。

我们松土浇水，把花带土移栽到更大的花盆里，就连那一枝折断的花苞也没舍得丢弃。郭先生用一个淡青色的花瓶，把它安放在我的书桌上，成了一抹不一样的风景。淡淡而熟悉的花香，伴着我度过了好几个恬静的夜晚。

自从牡丹进了家门，我每天回家开门第一件事，便是去看它：有没有吐枝，有没有缺水，有没有干叶，有没有虫咬的痕迹。既希望它好好扎根，茁壮生长，又怕它开得太急太旺，燃尽了全身的力量。

而牡丹却不管不顾，一朵接一朵次第开放，两朵、三朵……枝叶间越发热热闹闹。相对于阳台上那些星星点点、内敛精致的花朵，它几乎可以用“盛大”形容，甚至有点不顾一切，带着倾尽芳华的壮烈。用每一片舒展的花瓣、每一朵硕大的花冠，向这个世界宣告着自己的到来和存在，尽力展示着“花开时节动京城”的雍容和繁华。仅仅一盆便是如此，可想而知当初诗人刘禹锡面对整片花海时的震撼，怎一个“动”字了得。

我私下里向花农请教。他说牡丹单朵花期本只有十天左右，老家能开一个月，是因为品种多、花期错落，接力开放。而我们居住在沿海地区，温度相对要高，又在室内，更适合牡丹开花绽放；最好的办法就是降温，把花搬出去放到室外，物理降温，或许花期会持久一些。

他一边介绍着花的习性，一边打趣道：“花开富贵人家，或许此花知你意，才会在异乡开得这般旺盛。”

虽然知道这只不过是客套话，但似乎也稍稍缓解了我焦躁的情绪。只是面对它娇嫩诱人的花朵，还有那偌大的落地窗，终究还是舍不得把它搬到楼道里去，便由着它尽情开放。

郭先生看我一天天魂不守舍的样子，安慰道：“与其这么天天患得患失地担心它，还不如尽情享受它盛开的时节。”

郭先生一边安慰，一边对牡丹更是悉心照料。定时开窗通风换气，适时浇水、松土、修剪枝叶，用相机记录着一朵朵花开的模样。望着他专注而又痴迷的神情，我忍不住笑着说：“你这可真是‘相看两不厌，只有眼前花’啊。”

郭先生也哈哈笑着：“天下人都爱美好的东西，我也不是圣人，怎能抵挡这样盛情绽放的牡丹？更何况，它来自家乡，来自生我养我的地方。”

是啊！或许在我们心里，它不只是一盆花，更是故乡的春，是我藏在心底的乡愁。如今，它跨越千里，在这海边小屋里，为我静静开放。

世间百花皆有花期，有盛放便有凋零，这本是自然常理。只是我对这株来自故乡的牡丹太过偏爱，才格外关注，生怕错过一分一秒的美丽。花是如此，人也是如此。有繁华，亦有平淡；有盛开，亦有落幕。懂得接纳自然的荣枯，珍惜眼前的美好，便是最好的活法。

在这个春天的东海之滨，似乎也因为这盆繁盛的牡丹，生活便有了很多不同，有了一片盛开的欢喜。

我与晚报的故事

若有光

郑凌红

随着时代发展，亲近纸媒的频率越来越低，尽管也曾对纸上的触感那般执着。像孩提时，食指跟着纸上的铅字缓缓前行，生怕错漏，于逐字逐句间体会最简单的虔诚。

忘了是哪一年和《舟山晚报》结的缘了。做过记者的我，天生对文字充满好奇和冲动，那些文字历经每个作者的大脑，通过媒介，像针尖一如既往地触动我对生活片刻麻木的神经，提醒我忍受孤独，躲开喧嚣，在孤寂中驶向思想的远方，为人生留下值得记录的轨迹。

报纸承载思想，承载诗和远方。最喜欢的是副刊，晚报的“家周刊”“悦读”和“心海湾”看得最多。其中“心海湾”是最爱，里面有哲思，有旅行的印记，也有生活里简单的美好。徜徉于那些文字，让我觉得作为一个山里人，和舟山并没有距离。尽管离海的距离比较远，但我和舟山并不陌生。

想起那些年在普陀、在岱山、在渔港夜市，回忆短暂，却很美好。只是随着年龄增长，心事增多，过往的片段已然恍恍惚惚，朦朦胧胧。感叹的是人生那么多个美好的瞬间，我只在手机上，留下浅浅的痕迹。

我喜欢每一份报纸，更喜欢晚报。我喜欢每一份晚报，但更喜欢晚报的副刊。文学这颗心，如果不害羞地摊开来说，已经根植于内心二十多年，没有热爱自然抵不过那些漫长的岁月。当我觉得自己写得还不错，当我觉得有些文章的风格也和

《舟山晚报》同频共振，我便开始投稿。我知道，投稿投出去的是希望，也是缘分。习惯于把晚报往后翻，因为“心海湾”的版面大多在第12版、13版，那些概括作者思想的版面小标题，让我看到了编辑的识见和情怀。

我没有做过报纸编辑，做过的是电视编辑。虽然也是以文字为主的电视宣传片文稿，但我想还是与纸媒有所不同。这样的不同，在于有时候自己觉得写得不错的稿子，编辑没有录用；而自己觉得写得不是怎么样的稿子，反而能在纸上相见。

好在，文字即修行。那些顶着黑眼圈爬格子的时光，如同城市建设者以不同形式默默无闻地付出，终将换来光明和温暖。当我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《舟山晚报》，便觉得是一种最大的知足。人总是渴望得到认可，这样的认可，距离很长，相隔很远，更多的是磁场的感应和对文字相同的热爱。

一份报纸，也许在时代的大潮中有了更多元的解读方式，但打开时，总还是像珍珠一样，就算你很久没有见过它，也一定还有那份从容和熟悉的味道，依然充满了热量。这样的热量，是潜移默化的能量。让异乡如他乡，让你点点滴滴感知并祝福这个城市越来越好，这个城市你熟悉的人们越来越好。

此刻，我居住的小城，风吹木叶，阳光满地。打开，是最深情的遇见。三十而已，潮声依旧传天涯。祝《舟山晚报》越来越好！

心灵隽语

自然底码

汤瀛淑



AI制图

清晰的夜行猎物路线图。据悉，猫科动物的世界是高对比度的黑白剪影，它们在夜色中捕捉的不是色彩，而是光影的轮廓和运动轨迹。

可曾见，人类在路边分明看到的是一块静默的石头，而在蝙蝠眼里，它是一束回荡的声波。任贤齐唱“我是一只站在岸上的鱼”，那么鱼看到的就是一堆偏振光。人类欣赏的夕阳余晖，在蜜蜂看来却是花朵上指引方向的紫外线标记，利用它们的复眼看到每一条纹路都是通往花蜜的捷径。

世界的原貌是什么样式，或许它本无固定形态，只等众多不同的生物眼光触及、解读。鹰的视野是人类的八倍，它们眸子上的世界如同慢动作电影，每一片落叶的轨迹都清晰可辨。蛇的世界则是由红外线构成的热红外图，猎物的心跳在它们眼中成为跳动的红色光斑。而变色龙不但会显示多种颜色，走起来前后摇摆，而且它的眼睛呈宝塔型，各自可180度旋转无盲区，犹如摄影用的广角镜。这些感知方式，类似不同的翻译器，将同一份宇宙编程解码成了各自的文本图册。万类霜天竞自由，这些差异并非优劣，而是生存进化策略的诗意表达。

最深邃的共鸣在于：所有眼睛都在寻找意义。人类用语言和艺术赋予世界意义，而动物用本能和直觉感知世界，共同组成了天地间这个大舞台。人类的凝视试图解读这些密码，却常常忘记，我们看到的只是世界的一小部分，而非全部真相。

世界的底图是什么，可能终其一生，我们都在寻找这个答案。

话说这人间琐事，每抓出一件来讨论，公道婆理，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。有时我会看着天空呆呆思索，天地间这真实的面貌究竟是什么样子呢？

当第一缕晨光穿透森林，世界便开始了它的弦乐多重奏，像影视高速切换瞬时叠迭的画面——人类睁开眼睛，看到的是由红绿蓝三原色编织的绚丽画卷。而猫咪们白天喵喵几声，大都在睡觉，等到黄昏，伸个懒腰、打个哈欠，开始找米下锅，准备把肚皮填饱。暮色中，猫的眼睛逐渐放大，瞳孔如竖立的月牙，将微弱的光线汇聚成